

平淡映月

『平淡映月』

朱叶青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淡映月/朱叶青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1

(朱叶青杂说系列)

ISBN 7-5057-1947-5

I. 平… II. 朱…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310 号

书名	平淡映月——朱叶青杂说系列
作者	朱叶青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68000 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947-5/G·179
定价	1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自序

度来看待这些模式，未必就是那么的合适。方法论上是完全可取的，价值观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论固然被重视了，价值观却被忽略了。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人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一切。固然也有人会说世界性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人老了，就渐渐将原来样子变形了，完全更换了一个模样，依稀保留了原先的痕迹。这不是一个关于人体的科学，而是蕴涵了一种生命记忆方面的奥秘。人为什么要老？难道会是一个问题吗？

钱多了，理想就少了，激情也就消耗了。

我的生活简单不了，这是使我感到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也许在别人看来我的生活已然很简单了，但我对于生活的设定，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

如果说基督教讲述了一个单性繁殖的故事，玛利亚的怀孕肯定不是依赖了性交方式；佛教以倡导不杀生方式来灭绝生命，涅槃就是为了断灭一切再想回到这个世界的企图；伊斯兰教对于以上两种宗教做了意外的补充，它提倡繁殖生育又鼓励勇于牺牲。三教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最终所归，似乎都有着一种安魂息魄的意趣，仅仅是各自讲故事的版本和叙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一个说阿利路亚，一个说阿弥陀，一个说哦，真主。惟有我，这什么教皆可信却始终不曾入得教门的槛外游客，脑子想着的却仅仅是二锅头。

二锅头是一种粮食做的白酒，喝二锅头，也就和每天要吃粮食是一样的。我时常就想钱多了干什么，喝

我用「平淡映月」四字作为书名原本无甚意思，不过是找一个说辞而已。

月之所映，水中之影，是虚是幻并无太多的吸引力，我其实更想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华彦均，亦即《二泉映月》原创作者以及其写出这首伟大乐曲的人文背景。但我始终不相信华彦均就是《二泉》的原创者，而又始终以为原创者有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意味。因为，每当我听月儿弯弯照九州，辄能联想起《二泉映月》的调门，于是就总以为二曲之间是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的。其实按照我所想，华彦均，一个走街窜巷的艺人，何以能够这般地伟大，实在是眼睛瞎了的缘故。眼前世界皆黑，惟听觉依旧，而且分外地敏感细致几乎是可辨别世间一切细微的动静。月在水中，荡来漾去，依然被耳朵薄膜之听觉所捕捉。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强大的能力，在于阿炳，世间之吃喝嫖赌、荣华富贵早已经历了，知道了，明白了，要想将其看透又有何难哉？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活过了，明白了，否则是无以知知的。

再者，产生这般伟大乐曲，若无吃喝嫖赌之经历，何以能够洞明了世事之炎凉？

如果说我听《二泉映月》有什么体会，无妨坦率直说，那就是一种类似于优越感的特殊亲切之情。我这种优越感来自于我在马路边的生活，所谓马路边生活就是无业游民的状态。十八年前我回答别人对于我所从事职业的询问，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在回答的「我是无业游民」。但现在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时髦，搞得我有一种被人侵犯了专利权的懊悔，悔于当初不曾去国家专利局注册自己无业人员的身份。

现在学院派的眼光大多出自西方学术的模式，未必就没有一种谬误在其中。如果是用东方的、中国的角

自序

二锅头，没钱干什么，喝二锅头。那他妈的有钱没钱不都一样啊。

我写完这篇自序时，正值「非典」肆虐。当死亡威胁着一个群体时，恐惧发挥了更大的威胁力量。集体遭受死亡威胁，确实是成倍地产生恐惧的真正原由。我虽然并不恐惧，但依然感受着恐惧。死亡并不在乎你恐惧与否而决定是否来临，我能何为？除了每天都写一点什么，就是坚持喝二锅头而别无他想。但是，对于所有那些在自己职业上不能回避的群体，比如医生、护士之类的必须面对死亡的群体，想起他们，或是看着电视，我往往不能自己而恨不能泪流满面。人类就是这样挣扎着、坚持着、发散着一种特殊的人性的伟大的群体。我有时想想人类的秉性，实在无言，有时再想想又不能不泪流满面。



002	00_ 自序
009	01_ 平淡映月
011	02_ 空了
015	03_ 土鳖
021	04_ 熬白菜
027	05_ 流落京城
035	06_ 竹叶青
039	07_ 晃在街上
043	08_ “趴踢”
049	09_ 黄河故道
053	10_ 断电
057	11_ 凝视语词
059	12_ 死亡树叶
063	13_ 诗论
069	14_ 不是我
071	15_ 时间
075	16_ 星巴克
083	17_ 对他说
087	18_ 牛逼
097	19_ 感情
101	20_ 蹦迪
107	21_ 烂
111	22_ 偶然

目录

113	23_ 关公
117	24_ 老调再谈
119	25_ 我
125	26_ 瓦尔登湖之成本核算
127	27_ 早泄
131	28_ 初终
135	29_ 鬼话
139	30_ 废渣
143	31_ 撞墙
147	32_ 音乐治理天下
149	33_ 好酒
153	34_ 墙根
161	35_ 心性
163	36_ 罗马柱
169	37_ 一鱼三吃
173	38_ “新建筑师”
175	39_ 族谱
181	40_ 复婚
185	41_ 财富

平淡映月

我在街头遇到拉二胡的一定停下，听一会儿，给个一块两块钱，然后很过瘾地走人。给钱不是施舍而是买票，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音乐会，仅一位观众，一个演奏家；这也是快餐式的音乐会，不过三两分钟，没有开始也不必谢幕；曲目也是最单调的，只有一首，永远的《二泉映月》。

假如正遇上拉别的曲子，我会先放钱，然后说“请拉《二泉映月》”。对方多半不会搭理你，但那呜咽如诉的曲调，悠然地出现了。

在闹市的街头，行人熙熙攘攘，你听到了刻骨铭心的曲子，那份喧嚣与幽静的对比，有如你从另一条小径漫步而去，意外地看见了宁静的二泉，竟是一副与平日截然不同的面容。朝阳门地铁口有一位瞎子，拉了很多年，偶尔，改吹笛子，我时常驻足于此。东单地下过道也有一位，时有时无，难得一见。还有些飘来飘去的音乐家，偶尔撞见，就地演奏，随时都可以呜呜咽咽地映月。不知为何，街头音乐家们大都闭着眼睛演奏，他们有的是真瞎，有的是假瞎，也有半瞎不瞎的，也都把眼睛闭着，或许是不想看世界、或许以此来表达对阿炳的感激吧。

《二泉映月》给了他们一份衣食，是好是歹，也有了一份驾轻就熟的营生。因为天天要拉琴，时时要演奏，也就有了一份独特的理解。因为他们不用去揣摩原曲的精神，琢磨琢磨自己，也就够了。

自阿炳走了，自从我来了，无锡二泉依旧在映月。我对自己说：阿炳没死，街头每一个拉二胡的都是阿炳。我这样说并不是糊弄自己，实在以为街头半盲不盲的胡琴音乐家，对于《二泉映月》的理解实在贴切，表现得很平实，既没有那种浑身乱扭的卖弄，也没有一味凄苦地伤雅，而是恍若进入了禅定一般，朴朴素素地拉着。寒冬是这么拉，酷暑也是这么拉，给钱拉给你听，不给钱也拉给你听，即使身边无人，那二胡声仍然啾啾呀呀地远远地响着。至于什么演奏技巧、个人风格，全然是无有所谓的。因为无有所谓，则好似和尚撞钟，《二泉映月》的曲调旋律被放慢了，不像河水一般潺潺而是如同静静的湖面，涟漪微扬水天不分；曲中那些跌宕起伏、那些悲怆辛酸，似乎都被一种超然的东西给抹平了。

我由此而猜想,后来的阿炳,一定把身世、人世等等都看得很透,诉诸于音乐,也一定很淡,乃至于有了《听松》和《龙船》之平淡,此之谓艺术之境界是也。恰巧古人云:“艺术之境,惟造平淡难矣。”后来我在南京,曾向一位原籍无锡的老人请教:“按地缘学的理解,以无锡之风土人情,怎么会诞生如此悲戚的《二泉映月》?令人好生不解。”老人答曰:阿炳的《二泉映月》,原本是很平淡的。我闻之,一怔,不知何以浑身悚然。

空 了

自小伊始，我始终是很厌世的。

长久以来，我对此也是很愚钝的，并不知道心底里竟隐含了厌世的内容。

于今，岁月荏苒，半生已去，盘算一下往昔，虽然也曾努力地做了些什么，但多半是为了糊口的营生，故而不得不勉强为之，而心底里始终是很消沉的。至于这个世界，我也曾到处走走看看，而骨子里并未有多少的好奇之心，想想不过是闲来无聊，用以消磨时间而已。

这样总结，委实过于晦涩了一些，因而常常会对于空的字眼产生几分亲切。

从亲切的空去看自己的过去，过去的年月变得很透明，自己在往昔之中，怎么也不再是自己，而完全变成一个局外人、或是另外的一个人，总之，全然不是我自己。

如此一来，重新看待自己就会清楚一些。

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节，之所以没有很大的志向，原来是心意阑珊的缘故，因此对于“志向”二字总是不能产生兴趣。自己浑然未觉，但年轻一词，悄然从我身上消逝无影矣。的确，用浑浑噩噩来形容自己，大约是再贴切不过了。

我看，消逝无影的意思，就是指空了。

空与空的内容，总是有所不同的，所谓此空非彼空。

譬如说往昔虽无存，总也残留了一些记忆。于是记得年轻时也曾想读上万卷书、行它千里路，也是无事找事罢了。

于今总结一下，坦率而言，虽不曾读破万卷，却也曾读了几本；路也走了一些，大约不下于千里。

至今依旧读书，只是读来无味，愈加地索然，然而不读也无味，已然养成了闲读的习惯，否则实在不知该去干什么。至于路，依然还将走下去，向着前方张望，却不知道如何去走。

总之，书是越读越糊涂，路则越走越狭窄，于是总以为不如待在家里来得清静。

所以，我时常在家傻看着窗外，让时光如水一般地流淌。能够看见时间在流淌，确实是一种很妙的乐趣，如此乐趣可体会到肉体的颤动。

人的一生就在这细微的颤动中，无知无觉，没了。

奇妙的是，人虽没有了，而颤动还在，依旧像一颗陈旧的心脏在空无的岁月中，扑簌扑簌地跳动着。无论如何看去，都像是一个被屠宰分割后的动物的内脏。

所以，人们回首往事，除却岁月催人苍老而外，实在想不出那些岁月是如何消失的，也不能明白自己是如何从那些岁月中活过来的。然而，下面的岁月又该如何活下去呢。反正还须活下去啊。不必有别的什么想法，或是可想的法子总是很多，但对于终极的问题，我看还是以不想为上计。偶尔想了，倒也未必一定厌世，总是不知为何而活着。想法子消磨时间吧，这才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古代有很多的消磨方式，今人似乎有更多的消磨方式。我的消磨方式也很简单，习惯于读一些陈旧的文字，让时间浑然无觉地悄然溜走。

用厌世的眼光去读书，从来是不求甚解的，盖因无有读书的目的。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它使读书的意味变得纯粹。

尤其是在阴天时节读书，铅灰色的天空压上心来，沉甸甸的让人憋不过气来，恍惚以为世界是可厌的，而自己的内心也就透明了。

年纪渐长，看多了花花世界，原先的厌世之念非但没有消遁，竟然如影随形地从内心凸现出来，而愈加地鲜明了。

偶尔，静而思之，发现自己不再厌世，因为实在是懒得去厌倦它了。

我也忙碌于绘画、诗歌、历史、文物等等，亦曾努力地去钻研，总以为找到一些可以寄托的理由。而我心底里又很清楚地知道，所谓的事业终究是一个欺骗自己的借口，因为我始终不能从中体味到事业的快感。也就因此而知道了，所谓的事业，不过是人生的逃避方式而已，至于想逃避什么，的确很模糊。

所谓的厌世之想是与生俱来的，尤如人之基因或血型，皆是先天秉承而来的。

我翻阅过去记录的读书笔记，注意到这样一句话：“释迦牟尼得出的结论：人生是苦的，即使快乐也是苦的化身。”我不记得此言出自何典，也许是间接读来的，仅此表达

他人的意译而已。

“快乐也是苦的”，我想，这句话很难被人忘却，但我希望自己在快乐的时候，还是将其忘却吧。固然可以由苦而感受快乐，快乐的方式亦是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快乐本身却应该是纯粹的。

我所从事的门类较多，几乎是样样都做不好。做不好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是在将要做好之际，因为厌倦而不想再去做了。

我亦时常反思自己的失败，反思的结果总是归结为自己天分的不足。

在我而言，委实如此。天分若高，则能从中体味到巨大的快感，事业上也就有所成就矣。反之，刚刚迈出不过两步，却已厌倦了目的，做将起来又焉能成哉。结果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为的是欺骗自己而已。既然把自己给欺骗了，也就有了打发时间的内容，可以将厌世的念头暂时搁置一旁，躲在幽闭的小空间假装忘却了社会与人生。而你骨子里会响起一个耳朵听不到的声音，它悄声对无意识的睡魂说：你又可以活下去了。

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其实是很多的，未必一定是文学艺术什么的。

我曾去龙门石窟，看见很多石窟里皆空无一物，于是心底有些隐隐的波动。

我知道历史上曾有“三武一宗”的佛难事件，虽然距今很是遥远，却未知眼前这一个空了的石窟，是否就是那些古代毁佛事件的遗存。

不过，我以为这并不重要，毕竟，石窟已然空了。

空了的石窟，能予人以更多的想象。所以，我心有所动，一路过去便刻意地去注视空了的石窟。

大凡可以被用来缅怀的东西，总是因为它们消失了。

等到彻底消失殆尽了，就可用想象来勾画它们，或在实际生活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用来丰满自己的想象。想上一阵子，也就不想了，慢慢地就遗忘了。也还有一些东西，消失得并不彻底，沟壑夹缝中残存了一些，但不为人所注意，它们虽然存在着，却

已经被遗忘了。

或许在我看来,空了的不仅仅是石窟,也许包括人类。

人类空了,这是一句现成的定义,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很想来论证什么是人类之“空”。

东方思想对于“空”的内涵,做了最为透彻的论述。我说的不仅是印度传来的佛教之空观,亦非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里的虚玄,也不是历史上的贵无论、贵有论的争辩。

我想说的,也无妨玄虚一点,亦即世界文化所组成的一个大背景的“空”。

有了这样的空,人类的文化才会随之丰富起来。

土 鳖

我是真正中国土鳖，且开始转向于老土鳖。

土鳖指数在我身上体现如下，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用刀叉吃西餐；三是从来 not 穿西服；四是不会扎领带；五是没和外国女人睡过觉；六是我不能说自己没出过国，但却可以说没出过亚洲。我仅有一次出国经历，去了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可能我身上还有更土的土鳖的指数，暂不再细细罗列，因为有了这几项鉴别土鳖的大指标，已然足够证明我是真正之老土鳖了。

土鳖是北京方言，亦有土老冒、老土等同类词。总之，这些沾满泥巴的语词皆是用来衡量一个人身上所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好比医学上用血糖、尿糖来作为检验糖尿病的指标。糖尿病属于富贵病，土鳖则好像是不会享受富贵之病。其实土鳖和血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与“土鳖”一词相关联的是“洋派”。

“洋派”一词几乎是上海人的最高美学境界，在语言使用上属于上海人的专利。我听到上海方言的最高赞美就是“老洋”。或者，又叫作“洋得来一塌糊涂”。北京方言用土鳖来作为讥讽，上海方言用老洋来作为赞美，好比语言是一条裤子，北京人和上海人各伸进一条腿。中国南北两大直辖市的人们在对待土和洋的态度上，第一次在语言上达成了南北夹击的共识。

每遇到上海人需要做自我介绍时，我就说自己是乡下人，或者说是江北人；对北京人则介绍自己是农民，有时只好坦白交代自己就是土鳖。

但是，偶尔看到不少洋化洋奴的同胞们，我的老土鳖的豪气又会磅礴而出了。有时看到深山老林的农民穿西服扎领带，各级领导人也是穿西服扎领带。我一介没有西服、不会扎领带的无业游民，也就只好坦然地恪守我土鳖的本分了。

一个人骨子里若是土鳖到了极点，祖宗三代肯定也是农民。果不其然，我的老家就在浙江温州的乡下。我父亲和爷爷虽然不务农，但是那样环境下生活之人，一定是不能摆脱强烈的土鳖意识的。有一次在北京，某一场合，朋友带我去一个满是“海龟”们集合的酒宴。不一会儿，我觉得无趣，情不自禁想习惯将脚翘上桌子。朋友悄声提醒

“注意礼貌”，我奇怪地说这儿是我们农民弟兄们的集合，何必还要礼貌。事后我对朋友说，在这里我看到一个个骨子里的农民后代们在彬彬有礼地拿着刀叉又在装模作样摆出高级华人的模样，像是在演戏。怎么说呢，一群会说外国话的中国人，好在他们好像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与西方文化也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他们按照西方吃的方式在吃着。我知道吃的方式和人生信念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不过仅仅是一顿西餐而已。实际上，辜鸿铭先生在很多年前所发出的讽刺，依然在哈哈地回响着。我委实是愿意以土鳖为自豪的，因为能够用几根指头撮着筷子去夹菜，夹中式菜肴，对于我已然是很满意了。我至今没有西服，也不想知道为何要在脖子上扎套一根小布条。其实不想套小布条的原因，仅仅是害怕把脖子给勒得慌。

我体味着土鳖的好处，在一个浓郁着崇洋媚外风气的环境，就会得到一种特别的自由。其实，我并无意死守着土鳖主义不放，如果机缘来了，我很愿意去开开老洋主义的洋荤。常听人说中国人是习惯于天上掉馅饼。我想起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于是自问，我活了这么久，可曾是在等天上的馅饼吗？一时，我还真回答不了，虽然没遇见天上掉下馅饼来砸我脑袋，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有饼自天而来的幸运。果不其然，经我在纽约的朋友们推荐，纽约某大学挑选了我和我的图片作品去参加其艺术展。朋友们对我说：“知道你没钱，只要你人来了，一切吃喝住行不用你花钱。”就有朋友说我，天上还真有馅饼掉了下来。我就奇怪美国有馅饼吗？我喝高了的时候想了想，问自己，天知道我去那里干吗呀？说是参加一个艺术类的展览，纽约佩斯大学主办，其实我心里很明确，这个艺术展览会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拍片子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一个老美的学校。但朋友们说来美国可以见到许多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失去联系多年的朋友。说实话，我的确是被这一句话给打动了。同时我也终于把自己给说得心动了，于是就对自己说，你老兄守了多年的土鳖主义处女膜就要被美国人给破了。

很快收到所有去美国所需的邀请信等相关文件。就在我要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之前几天，偶尔路经美国大使馆看到一大群人在排队等着，我就很奇怪，去美国干吗还

要排队啊。过了一阵子,美国朋友来电话问:“你的签证办好了吧?”我说:“没办。”“为什么没办?”

我是这样说的:“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啊!去美国怎么还要排队?早知道要排队我肯定不会去的。而且,我的确不去了。”那朋友说:“排什么队。你预约了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预约,难道是使馆也学医院吗。我那朋友叹了一口气,失望极了:“唉,老土。”我说:“你应该发自骨子、咬牙切齿地说‘真他妈的土鳖’。”

虽然我是很以土鳖为自豪的,但是时常也是要开开洋荤,比如说也曾抽过洋烟、喝过洋酒、看过洋书,经常敲打洋电脑。再想想,还有更洋的洋荤,穿在我身上的衣服式样,几乎无一件不洋,所谓休闲式夹克、背心等皆是舶来品,甚至我家用来拉屎撒尿的抽水马桶也是很正宗的洋式。想想,不能不有些恍惚,于是乎以土鳖为自豪的底气多少有些不足了。

在我土鳖指数里,偏偏没和外国女人睡过觉一项是最让我沮丧的。如果消费者协会也能管这类事情,我倒欢迎他们来打假。我前妻原本是北京人,离婚十多年后才听说她变成了美国人;我和一前女友失散了十八年,近来听说她已经变成了德国人。我的这项土鳖指数就有了一定的水分,或者说,具有较大的商榷性。那么和我睡过觉的这两位女同胞究竟是外国人呢、抑或是中国人,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土鳖指数?如若受到牵累,我可就冤枉了,否则,她们也确实就是外国人了。也许,我哪天会给 315 打电话咨询一下,以便于纯正我的土鳖身份。

土鳖开洋荤,最畅快是过洋人圣诞节。我原先看着中国人过圣诞节也以为莫名其妙,没听说上面通知过这洋节啊。后来我想通了,嗨,管他呢,但凡逮上是个节日咱们就过,土节洋节都一样。去年我体会了圣诞节的好处,土鳖过圣诞节最喜欢的项目,是晚上大家拥抱一起欢庆小婴儿在马厩里嗷嗷叫唤着诞生了,那一刻,我像一个老流氓似的逮着漂亮女孩就拥抱,好在过圣诞不算流氓,应该算做是世界大同。要知道,咱们土鳖节日里可不兴这一套,所以遇上洋人节日万万不可错过。圣诞节之夜,有一